

黄天源◎著

千帆过尽，尘埃落定。从时光中打
捞往事的碎片，整理思绪，感触良多。

回眸浅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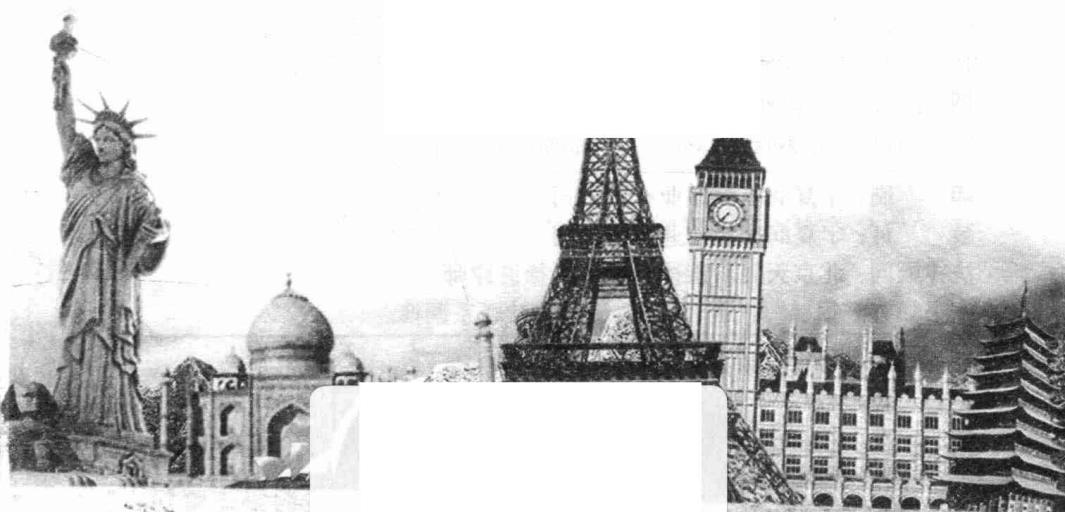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回眸浅笑

黄天源◎著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眸浅笑 / 黄天源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190-2673-8

I. ①回… II. ①黄…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1456 号

回眸浅笑

著 者: 黄天源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金 文

责任编辑: 郭 锋

封面设计: 清 风

复 审 人: 王 军

责任校对: 王洪强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85923033(咨询) 85923000(编务) 85923020(邮购)

传 真: 010-85923000(总编室) 010-85923020(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guof@clapnet.cn

印 刷: 宁夏润丰源印业有限公司

装 订: 宁夏润丰源印业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00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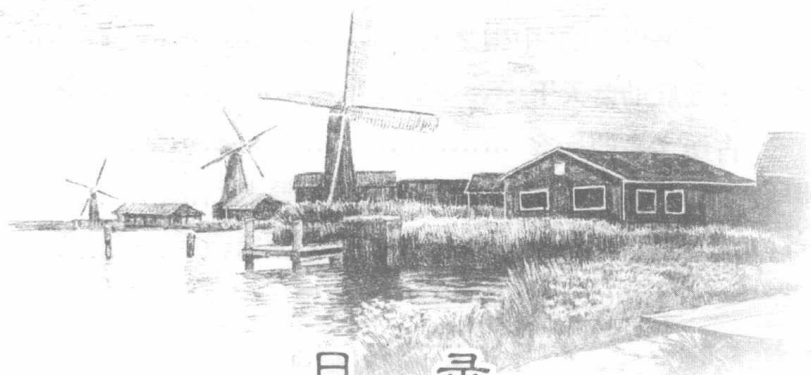
印 张: 10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2673-8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回眸浅笑

回眸浅笑	3
冰心为我题写书名	30
巴黎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西蒙	34
八桂才子梁宗岱	39
中大,我的太阳	44
母校九十华诞欢乐记事	47

巴黎情缘

巴黎情缘	57
巴黎大学剪影	61
观街头艺人演出	65

目

录



兴旺的巴黎集市	69
巴黎的旧货及其他	73
法国公共图书馆巡礼	76
蓝色海岸上的“中国之家”	80
诺曼底的蓝天下	83
古堡之乡的远客	87
只身环游法兰西	90
作客马爹利	94

五洲游踪

出国	99
日内瓦情思	103
在伦敦度周末	106
“长征”式的西欧四国游	110
世界赌国摩纳哥纪游	120
袖珍国安道尔探胜	124
西班牙之旅	131
天上掉馅饼 ——偶访乌克兰	134
“半旧”意大利	138
柏林也疯狂	141
乐声缭绕维也纳	144
风景这边也好 ——俄罗斯+北欧四国走马观花记	1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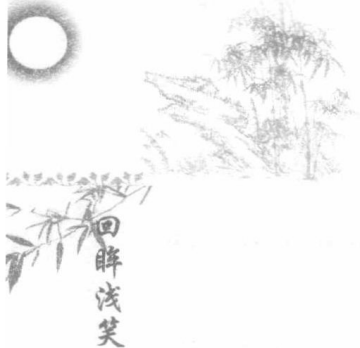
美利坚圆梦行	159
走,深呼吸去	
——散游澳大利亚、新西兰	166
与“鬼子”零距离	171
韩国故事少	180
穿越时空的旅行	
——从埃及到迪拜	184
撩起黑非洲的神秘面纱	190
宝岛环游纪趣	196
旅港遭遇	202

域外杂笔

被贴上浪漫标签的法国人	209
毒药·香水	219
“谢谢中国”	222
夏威夷和蓝色海岸	226
可爱的老外	232
语言问题拉杂谈	236
国人的肠胃和洋人的肠胃	242
减色的秋天	246
法国人也玩“大哥大”了	248
钻山沟的洋人	250
话说 XO	252
福采市的小旅馆	254
外航上的“空太”	256

目

录



反剽风云

我是如何被发财的

——五年反剽窃经历实录 259

遭遇剽窃,唯有斗争 264

附录:黄天源老师诉内蒙古大学出版社侵权

案列入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 270

学术余话

广西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百年(1912~2014) 273

学习和翻译的“神器”

——《汉法大词典》印象 2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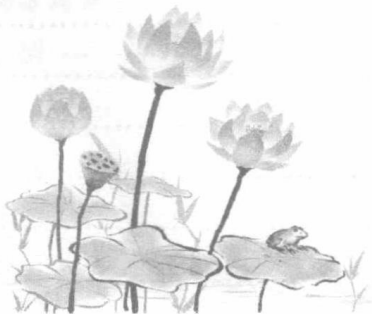
一本奇书,一座丰碑

——拉布吕耶尔《品格论》读后 301

外译中和中译外的不同策略及其趋同猜想 304

公交车报站的外译有据可依 306

附录:我国法国文学译介略述(许钧) 308



回眸浅笑

回眸浅笑

只要有一种无穷的自信充满心灵,再凭着坚强的意志和独立的才智,总有一天会成功的。

——莫泊桑

引 子

夏天是一个美好的季节,繁花似锦,阳光灿烂,让人充满希望。不过,1962年的夏天于我,则未必是这样。

这一年,我在灵山中学高中毕业。7月初高考结束,要到8月才能放榜。等待,漫长的等待,是一种很残酷的心灵折磨,是一种难于名状的煎熬,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命运的节点。

近两百名毕业同学全都回家等候消息。我是学校的教工子弟,无处可去,也无心想去,就把孤独的身影留了下来。校园很美丽,当年陶铸视察曾赞其像大学。校园长满台湾相思树,树籽有人收购,三毛钱一斤。于是,捡树籽成了我每天的劳作,可以换点零花钱,又顺便打发日子,排解焦虑。

终于熬到了8月初。该是发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了。父亲是学校管教务的小职员,通知书经由他的手接收。一天中午,他手拿信件回到家,面无表情对我说,录取通知来了。我冲上前去看,是隔壁班的一位女同学的通知书,她考上了中山医学院(今属中山大学),还附上一份招生办的信,告知第一批(重点大学)录取工作已经结束。这真是一纸浇灭希望的信。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刻,招生办怎么忍心寄发这样的信件呢?我呆住了。完了,一切都完了。脑



子一片空白。虽然不能说自己有多大把握,甚至如果在班里排队上大学都轮不到我,但毕竟考试过程相当不错,而眼前却是这个结果。唉,一切都无法挽回了。下一步怎么办?茫然不知。

故事有时候会安排一些意料之外的情节娱乐人。三天后,父亲又从办公室拿回了两个信封,不声不响地放在桌子上。我对什么信不信的已经没有兴趣,父亲却说:“你的。”怎么,难道不录取也发通知不成?那是招生办的信,我打开一看,“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我被中山大学法语专业录取,另一个班的姚毅中被录到数学系。“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这是真的吗?难以置信。但是,中山大学的大红印就盖在通知下面,不会是假的,再说那时也还不会造假。好一个咸鱼翻身!

我真实地体验了一回范进中举的狂喜!

狂躁少年派

平静之后,记忆穿越时光,把我带回了从前。

我资质鲁钝,加上天性好动,不爱学习,小学三年级就被留级。上了初中,物理、数学连年补考,音乐课默写音符,我把8也写上去,害得老师不止一次到家父面前告状。别人家的孩子有的当班长,有的会唱歌,还有的主持晚会,而我,除了蹦跳,一无所长,令父母徒叹奈何。让人不解的是,瘦小的我从初中开始,竟然迷上田径运动,而且成绩不错,有一次在学校所在县城的运动会上狂揽七项第一,获奖了七件运动背心,自己穿不完,只好到处送人。我对体育特别是田径到了痴迷程度。我能把中国和世界田径所有项目前三名的成绩熟记于心。我潜心钻研田径理论,下午没有课就到田径场去实践。报上说,取得优秀成绩的运动员关键时刻都默念“为国争光”,我在800米赛跑冲刺没有力气的时候也学着默念“为国争光”。真是邪门!我不顾家人反对,决定初中毕业报考体育学校,立志做个运动员或体育工作者。我看不顺眼那些只顾读书的书呆子。可惜,那时交通落后,没有汽车到达体育学校所在

地，只好无奈地放弃。运动员队伍由此少了一个狂热分子。运动员做不成了，就硬着头皮面对升高中的考试吧。自己没有半点把握，数学老师也放话说，如果我能考上高中，全校人都可以考上。看，我的成绩烂到了何等田地。

数学老师一语成谶。升高中考试结束，我果然榜上无名。但是，学校为了保证招生满额，设立了十个备取生名额，我幸运名列第六。看别人脸色的角儿！报应啊，成长的狂躁期，不好好学习。不怨天，不尤人，只怨自己。为什么不走后门？既是教工子弟，在今天看来，照顾照顾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后门”哦。虽然陷入绝境边缘，但我心里并不焦急，因为不知道后果是什么，无知也就无畏了。后来，果真有正取生没有来注册，我就这样跌跌撞撞上了高中。拉着别人做垫背，真不光彩，我也为此感到内疚。

如果没有这些垫背，我走的就是另外一条人生路。

上了高中，运动员的大门被关闭，唯有改“邪”归正，好好读书了。我开始有点儿人样了，起码能够坐得下来，学习成绩明显好转，一个标志是，我在全地区五个县市高中一年级数学——是那几乎夺命的数学——统考中获得了第二，令所有的人跌碎眼镜，连自己也莫名其妙。不过，分数绝对干净，那时还不会作弊。没有外因，只有内因，谁也没有帮助过我，谁也没有给我做思想工作。可能是内力——“不服气”生长出的力量，我称之为内力。在我后来的人生当中，内力，助我战胜一个个的困难，迈过一道道坎，攻克一个个城池。

从此，我由狂躁期进入了“更事”期。我开始发力。高中的三年还算顺利，没有太多起伏跌宕，成绩虽然不冒尖，也还处于较好的位置。我或许没有拿破仑“教导”当将军的野心，但对大学是想入非非的，毕竟这是青年人所追求的目标。不过，要上大学谈何容易。



惨烈搏杀的意外胜者

高考对于每个中学毕业生都是一道坎。1962年这一年正处在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期，大学招生人数大幅压缩，全国只招10万人，比现在博士生招生数量还少，据说是高考史上招生人数最少的一年。后来的结果是，灵山中学近两百名高中毕业生，只有五人考上大学，而近邻的东兴县全县竟然没有一人被录取，足见搏杀的惨烈。复习准备阶段大家都十分拼命。可是，我“屋漏偏逢连夜雨”。由于县医院设备欠佳，包括我在内的几十个同学体检不过关。为了“验明正身”，我们只好赶赴广西首府南宁（当时灵山县属广东）的医学院复检。结果虽然讨回清白，但也付出了一周时间的代价。当我们回到学校，其他同学早已端坐教室，专心复习了。我们还能行吗？心里确实没有底。高考的战车轰隆隆向战场开去，我只有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放手一搏！

别人上大学是意料之中，他们聪明勤奋，成绩拔尖；而我，除了弱智，还背负着那段鄙视读书的阴暗历史。我居然能考上大学，而且是全班唯一被录取的，还能如愿上第一志愿的重点大学，还是当时被视为高贵的专业——法语，的确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的成功，引起了一阵骚动，被引以为“榜样”；再则，偌大的一个县，从未出过学法语的。

人生有些谜是可以破解的。我上大学的谜，还是由我自己解开。首先，作弊可以排除，那时的人单纯得很，还不会；腐败吗，人们还不知道这个词为何物。究竟是什么呢？是运气，运气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是无需隐讳的。当时，高考分数不像现在向考生公布，但几乎可以肯定，助我胜出的是历史试卷中的一道关于西班牙内战的题目。这道题目老师复习时忽略了，没有人能答对，很多人一个字也写不上。我平时喜欢看报，特别关心国际新闻，记得很多各

国的事儿，其中“西班牙”“马德里”“弗朗哥”等词语已经存储于脑中，我据此大胆地编，竟然编得八九不离十。这，就是运气。感谢运气，感谢西班牙。三十多年后，我有机会访问西班牙，当我踏进首都马德里时，心中难免涌动着阵阵感激之情。

人生的基调就此基本定下。

康乐园的美好日子

历史不会注视 1962 年那个再平凡不过的秋天，而我，却永远将那个秋天铭记在心中，它是我人生的分水岭。就在那个秋天，一个出生在偏僻山村的男生，打着赤脚，怀揣进入城市的户口迁移证，手拎装着简单行李的小木箱，胆怯地走进了位于珠江之滨的这座大学堂，开始五年的大学生活。康乐园的景色如同它的名字一样优美。怀士堂前、惺亭四周，到处绿草如茵；校道两旁、马岗顶上，古木参天，一栋栋红墙绿瓦建筑点缀其中。啊，我的大学如此多娇！

“所谓大学者，非所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一道，是当时我国设立法语专业仅有的三所重点综合性大学（三所大学的西语系也是当时中国最好的西语系，80 年代，中国开始设立学位制，三个西语系加上北外，成了第一批博士授权单位。可惜出于政治原因，中大外语系曾经被以支援的名义整体植入羽翼未丰的广外，后来虽然复办，但辉煌不再）。三所大学的法语专业都有大师担纲：北大的郭麟阁和南大的何如，而中大则由梁宗岱领衔。梁宗岱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集诗人、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及教授于一身的才子。他早年在法国和欧洲游学，翻译了不少中国古诗在法国刊物上发表，深得象征主义大诗人瓦莱里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曼·罗兰的赏识，并与他们结为忘年交，成为两位文学大师了解中国的桥梁，二十八岁上，就被胡适钦点为北大法语系主任，培养出了很多著名的法国文学专家，40 年代初，蒋介石多次拉拢他进智囊团均被拒



绝,后来转辗回到广州,成为中大赫赫有名的教授。以我这样的资质,能够在他的门下学习法语,实在是大喜过望。

法兰西语言之优美早有耳闻。俄国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语言学家、诗人罗蒙诺索夫曾经说过,对敌人要用德语,对女人要用法语。这是对法语的最精彩和形象的诠释。入读法语专业,等于进了保险箱,毕业之后只能在用得上法语的京沪粤工作,而且还不需教书。这也是我选择这个专业的初衷。

但是,正当我心满意足甚至想入非非的时候,这所我景仰的大学却给了我一个下马威。由于我们地处边远,无法参加口试,所以入学要补考俄语口试。我生性胆小,见人遇事喜欢心跳。面对一溜正襟危坐、神情严肃的考官,我不知所措。结果自然没有通过。我和另一位同样来自边远地区的男同学被要求转到哲学系。这样的决定无异于晴天霹雳。好不容易才考取的法语专业就这样失之交臂。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兴趣顿时化为泡影。我仿佛看到巴尔扎克在教室门口堵住我,手里揣着的是他的小说《幻灭》。

我虽然一万个不情愿,但既是决定,岂敢抗拒?我只好垂头丧气离开外语系,到哲学系去上课。真羡慕那些留下来的同学。

命运有时候真会捉弄人。我们刚刚在哲学系上了两节课,正准备把行李搬过去的时候,外语系却通知我们说,哲学系不要我们了,让我们回到外语系。哲学系是不是有特异功能,预知我们成不了哲学家将我们婉拒于门外?这是一个谜,一个不必破解的谜。人生有些谜没有必要一一解开!

于我而言,哲学系太伟大了。多亏它,我又可以学习法语了。失而复得,心里就别提有多高兴啦。

不过,当我坐在一个个来自大城市、出身名牌中学的同学中间,心里总是摆脱不了自卑感。有些音发不好(初学使然),听力一团糟(从未见过录音机),回答问题结结巴巴,写字歪歪扭扭(心理素质差和少壮不努力的后果),处处吃力不讨好,头抬不起来。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有一次,他在批改我的作业后写上评语:“本子虽漂亮,字体太难看!”他一定和初中数学老师一样,恨铁不

成钢,要敲打我、激励我努力学习。

老师的良苦用心,激发了我的内力。在内力的驱动下,我没有被一时的困难吓住,而是迎难而上,知耻而后勇。我相信,在同一起跑线上,机会是平等的。但我需要流出比起城里同学更多的汗水。我发奋地学习,不放过一切能利用的时间,甚至上卫生间也要背几个单词,上街坐公共汽车还默记单词和动词变位;在方法上,紧抓预习、听课、复习、作业各个环节;我听力不好,就在晚饭后散步时约上同学,带上课本,边走边互念课文或问答题,做对话练习。梅花香自苦寒来。经过一年坚忍不拔的努力,我的学习终于渡过难关,步入正轨,年度考试法语总评获得了四分,为下一阶段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分不能说明什么,但我却收获了人生最可宝贵的东西:信心。一个人如果没有信心,人生的道路就不好走。信心,能给人力量,鼓舞人勇往直前,战胜困难,取得成功。

进入二年级,“轻舟已过万重山”。我很快闯入五分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五人格局在剩下的四年里一直没有改变过。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学校的记分办法有些特别,先是百分制,然后再换算成五分制,80分以上为五分。老师打分十分严格,从来不允许有人超过90分,有一年有两人超过,硬生生就给每人降5分,结果有两人被留级。这种做法不理解也只好理解。细想之下也对,如果分数泛滥,就无法反映真实水平,对学生不好,对社会不利。

法语教研室是藏龙卧虎之地,光是教授副教授就有六人之多(那时有高级职称者不如现在多如牛毛),还有后来名满法语界的黄建华、程依荣、孙传才等青年才俊,其中的佼佼者当然是颇具传奇色彩的梁宗岱,大家都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聆听他的课。第一次见到宗岱师,还是在一年级的時候。那天我们去上课,经过系办公室,见到一位老者,他就是宗岱师。正赶上发工资,他在围栏墙上大模大样地数钱。据说是318元。这是什么概念呢?做中学职员的家父工资只有十分之一。宗岱师是二级教授啊。后来我们调侃这个数字为“318高地”,笑言要攻克之。宗岱师成了一座山,一个标杆。



直到四年级，我们才有幸聆听宗岱师的课——现在称之为精读课。宗岱师一年四季都是一身白色短打扮，连袜子和鞋子也是白色。他身材粗壮，走路大步流星，显得孔武有力，颇有运动员范儿。据说他第一次给中文系上古典文学课，在教室门口等候，竟然被学生误以为是体育老师。宗岱师给我们上课，从不让我们把教室门关。冬天北风那个吹啊，冷得我们那个苦啊！虽然大家都裹在厚厚的衣服里，还是止不住瑟瑟发抖，而他依然是经典短衣短裤，站在大门边的讲台前，任凭朔风劲吹，他自岿然不动。有时候课间休息，他兴之所至，要跟我们掰手腕。我们选出力气最大的同学，却让他不费吹灰之力扳倒。他还经常带着装满药水的瓶瓶罐罐来到课堂，宣传他研制的绿素酊，要大家不要到卫生所，喝他的药就好。有一次，他得知有个女同学感冒去卫生所拿药，很生气，害得她不敢再跑卫生所。宗岱师的特立独行也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学校在大礼堂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他不坐在前排的座位上，而是坐到窗台上，还穿着短裤，手里抱着厚厚的法语词典，左顾右盼，不像在听报告。有一次，省里的领导来演讲，完毕之后，他径直冲上台去，拉起人家的手硬握，其憨态把我们笑翻。宗岱师厌恶趋炎附势、溜须拍马，他的这一行动令人不解。

宗岱师上课一般先海阔天空一番，然后才转入正题。他不时表露出他的诗人气质，念起课文特别是诗歌摇头晃脑，忘乎所以；见到门外或窗外有女子经过，还会探头探脑，甚至行起注目礼。他讲课条理清晰、深浅得当，通俗易懂，很受欢迎。宗岱师是一个刚正不阿、敢说真话的学者。有一次，给他当助教的黄建华老师（后来成为我国著名词典学家、博导、广外校长）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我们布置了一道作业，翻译大庆人的豪言壮语，什么一天不学毛著就如何如何，两天三天不学又如何如何。宗岱师发现后，下令我们不要翻译，说那都是假话空话，还说他从未学过毛著，却活得好好的云云，说得大家哄堂大笑。宗岱师“文革”因是“反动学术权威”，受尽折磨，被批斗时脑袋遭极左同学用凳角敲打得鲜血直流，但他威武不屈，正气凛然，拒不承认自己“反动”。毕业多年后，